



轻轻唤醒你的情商系列

请到我网上的

温馨小屋来



丛书主编 闻 兰 习一帆

本册主编 张贵子 张安全

A.P.G安徽出版集团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请到我的网上温馨小屋来/张贵子,张安全主编.—合肥:安徽
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4
(炫阅读.轻轻唤醒你的情商系列/闻兰,习一帆主编)
ISBN 978-7-5397-3548-1

I. 请… II. ①张…②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1307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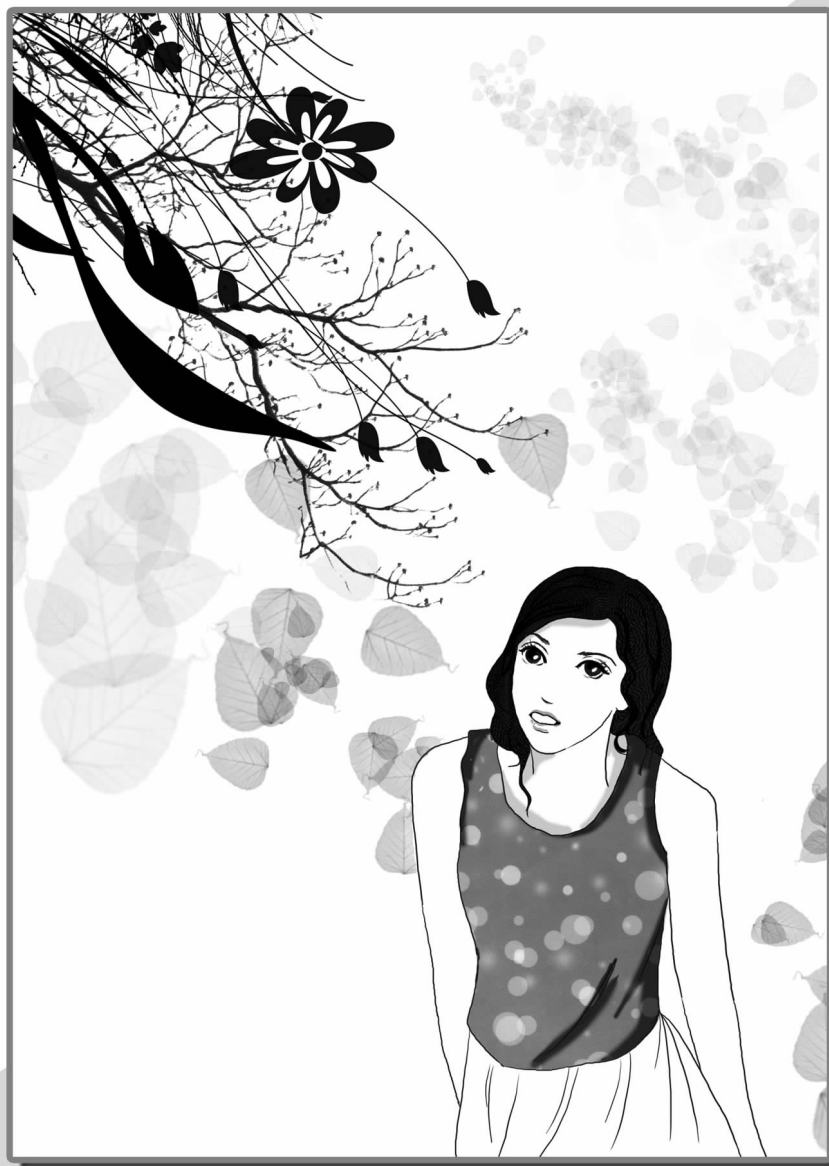
炫阅读·轻轻绽放你的花季系列·请到我的网上温馨小屋来

出 版 者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 版 者 地 址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 政 编 码 230071
图书发行部电话 (0551)3533521(办公室) 3533531(传真)
E-mail ahse@yahoo.cn
出 版 人 刘玉英
责 任 编 辑 姚 巍
责 任 校 对 项本质
发 行 者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者 :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70 千
印 张 :16 定 价 22.00 元

ISBN 978-7-5397-3548-1

凡本社图书出现倒装、缺页、脱页等质量问题,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第一辑：第一支圆舞曲



在这空寂的空间，流动的是透明的思考，那一些感悟，只在目光的对视中闪现。生命是一种缘，在与命运的抗争中获得是一种宿命的结局，让自己的心敞开一点，是一种空明的人生境界。



第一支圆舞曲

文 / 王文献

多少年的岁月流逝,我始终不能忘记那个虞美人花开似火的暮春的夜晚,那个男孩轻轻拥着我,慢慢地滑向了舞池,开始跳我生命里的第一支舞。

在那个青涩的年代,舞会在大学里流行了起来,舞厅里塞满拥挤的年轻人。到了周末,连餐厅、礼堂都改成了临时舞厅。

但这一切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微笑地着看着宿舍里那些与我一样同属花样年华的女孩子们,他们为了参加舞会,开始买了平生第一支口红,第一支眉笔,第一条裙摆很长、褶皱很密、旋转起来像盛开的花朵一样绚丽的跳舞的裙子……夜里自远而近传来她们从舞会回来后那兴奋的、尽量压抑着却无论如何也压抑不住的欢声笑语,全是舞会上旖旎的风光。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下去,沉下去。而窗外那明亮的上弦月却一点一点地升上来了,如水的清辉透过高大的梧桐树婆娑的枝叶,照在我的脸上,照在我眼角冰凉的泪上。我在心里说:真羡慕你们。一样的青春,你们的和我的,却是不一样的。

进大学大约有一年了,我犹豫、挣扎了很久,终于说服自己,去舞会上看一看。是的,只是去看一看,去看一看几乎每个周末我都想去却一直没有去成的地方,去看一看年轻的同伴们无数次用兴奋的口吻描述过的地方,去看一看甚至是梦里都想去的地方。

我坐上公共汽车,几乎穿过了整个城市,来到了市郊的一所大学。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我确信,所有大学里的舞会,都是大同小异的,更重要的是,这里离我的学校非常远,应该不会遇到我的同学或朋友,而且记忆中,似乎也没有高中校友在这里就读。全然陌生的环境,却给了我从未有过的安全感。踏进乐声柔慢、衣香鬓影的舞场里,紧张之余,我竟有一丝无奈。

出于本能,我捧了一杯橙汁,把自己藏身于一个最暗也最不易被察觉的角落里。是的,我来了,我终于来了,但我仍没有同人打交道的勇气,更不用说踏进舞

池了！我只作壁上观，在那些红男绿女轻盈如梦的旋转中，发出轻声叹息。

“如此令人沉醉的时空，竟然会听到叹息声。叹人间，美中不足方今方信。果真如此啊。”许是我太专注于舞池中的人们，竟未发现不知何时，小圆桌的对面，坐了个男孩。他相貌出众，身材高大，一看便知是舞会上的高手、女孩们的宠儿，而且，看得出他的自我感觉十分良好。

我不认为这样的人与我会有什么共同语言。我不出声地看了他一会儿，又捧起杯子，慢慢地喝我的橙汁。

他伸出手来，轻轻地拿掉我手上的杯子，微笑着询问：“我有这个荣幸，请你跳一支舞吗？”

那天我穿了一件纯白色缀满了细细的蕾丝花边的长袖上衣、一条印满了浅绿水草的深绿色长裙，微卷的栗色长发，直垂至腰际，看起来清纯美好，像所有那个年龄的女孩子一样。但我深知，一旦我起身，不要说跳舞，就是走路，那美好的幻象，便立时像水中之月被一只顽皮的手搅乱一样，惨不忍睹。那之后将是他的震惊、失落和彼此的尴尬，还有潜藏在这一切中的我的羞愧。

能来到舞会上，我似已用尽平生勇气。跳舞？我连想都没有想过。

男孩耐心地等待着，静默之中，我摇了摇头。

“为什么？”他温柔地问。

“因为……”

反正是萍水相逢，反正我说过，喝完这杯橙汁就走了，而橙汁所剩不多，反正从今尔后，我就像流星划过的天际，重归沉寂。但要在一个第一次见面的人面前，坦然地说出自己身体的缺陷、心理的沉疴，多少年来我心底最大的伤痛，到底不是易事。所以，我仍旧沉默着。空气似乎凝固了。

一曲终了，又一曲开始了，舞会已接近尾声。

我只是个匆匆的过客，又何必将一个谜团留给眼前这个无辜的人呢。不知哪儿来的勇气，我突然就说了，平静中带着些许悲凉地说了。

长长的，长长的，仿佛地老天荒般的沉默。

终于，他推开椅子起身了。

是的，是该走了。他或许在心中后悔，在像我这样一个女子的身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那么一点感情吧。这在情理之中，我能理解。况且素有自知之明的我，自始至终，就没有期待他这样的人，能在我身边稍作停留。“身如不系之舟，心如已灰之木。”我原本就没有寄望，也就谈不上失望。我甚至微笑着，目送他离去。

然而，他并没有离去。

他绕着桌子，缓缓地走了一圈。

我看着他 ,有那么几秒钟 ,我的脑中一片空白 ,我明白了 ,他的腿竟然与我一样。

多少年啊 !多少年的岁月流逝 ,我始终不能忘记那个虞美人花开似火的暮春的夜晚 ,那个男孩轻轻拥着我 ,慢慢地滑向了舞池 ,开始跳我生命里的第一支舞。我紧紧地跟着他 ,却怎么也跟不上乐曲的节奏。曲终之际 ,大厅里善良的人们给予不完美的两个人经久不息、终身难忘的掌声。

炫 点 评

一场华美的舞会 ,似乎只应属于那些青春亮丽、光彩照人的女孩。而像“我”这样一个有残疾的人 ,也许连坐在角落里静静看一会 ,都要付出极大的勇气。

可他 ,一个和我有同样疾病的男孩 ,却真诚地、毫无畏惧地邀我共舞 ,在这个缤纷的舞台上 ,成为众人的焦点。

原来 ,青春的舞台依旧向“我”敞开 ,尽管没有一双完美的腿 ,但那并不妨碍“我”的起舞。

(贾力武)



匆匆的日子让我远离歌唱

文 / 佚 名

一个寂寞的男人 ,一个疲惫的男人 ,一个无法停止行走的男人 ,在人海里小声地歌唱着 ,那是因为他没有放弃生活。

匆匆的日子常常让我远离歌唱。

我不知道 ,为什么会在这一个日子里想起歌唱。我想 ,我一定是在怀念些什么。

我曾经是那么的喜欢黑夜 ,喜欢在寂夜里 ,静静地 ,一个人 ,听着 ,或者是轻声哼唱着 ,一支喜欢已久的歌谣 ,仿佛某种等待多年的思念 ,异常的清晰 ,异常的温柔 ,它浮现在眼前 ,久久不散。我喜欢那种独自沉浸于音乐时的状态 ,那么的自由 ,又是那么的散漫。在歌声里 ,一切归于永恒和静谧。

我想,那一定是一次心灵的相遇,不期而然的相遇,我愿意将人生中的一一次次经历比作和一首首歌的相遇,那么美丽,那么动人。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刻,独自徘徊在幽长的小巷,我常常会希望能够偶然地和一首老歌相遇,最好是喜欢的,比如蔡琴的老歌,不是因为喜欢怀旧,只是喜欢那抹沙哑的滋味荡漾于心头,喜欢捕捉那点点滴滴的“恰似你的温柔”。静立下来,细细倾听,任思想随着夜色落下来,周围是轻风低语还有夜虫的鸣叫,于是,心灵便会在不经意间散发出某种久藏于心的芬芳来。

生活中有许多的声音。譬如,我现在就可以听到许许多多的声音,或者是人群里的喧哗,或者是风的呼啸,或者是动物的嘈杂,或者是战火里建筑物碎裂,甚至是受伤者的悲泣,远的、近的、清晰的、混浊的、杂乱无章的,无法逃避,无法拒绝,有的甚至有些锐利,它们总是会在适当的时候,或者不适当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刺向我的耳际甚至心灵。

我承认,生活往往就是由这些声音构成的,我们其实就生活在这样一群无序的声音里头。战火传来的声音会让我憎恨,伤者的哭泣会让我心酸,人群的喧哗会让我心乱。是的,有一种声音却常常会令我平静,我想,那就是歌唱。

我相信一次歌唱也许就是一次心灵的纯洁。那天,看到韩浩月的一篇《是在小声歌唱》,不知道为什么,看完后,眼眶湿湿的。他说,小声地歌唱,也是一种精彩。说得真好!一个寂寞的男人,一个疲惫的男人,一个无法停止行走的男人,在人海里小声地歌唱着,那是因为他没有放弃生活。

我想,我被感动了,也许仅仅是因为这样一种生活的姿态。

在我看来,能够小声歌唱的人,在他歌唱的那一刻,心里必定也是明净而欢快的。我也曾经在心情愉快的时刻,轻轻哼过一些美妙的歌谣,那完全是一种无法抑制的释放。在那一刻,我完全忘记了忧伤。

不过,少年时代的大多数时候,当我需要某种勇气的时候,当我的激情需要宣泄的时候,我选择的却常常是旁若无人地大声歌唱。直到如今,我依然常常会在夜里听到街头的一些小青年大声歌唱着,或者确切地说是大声吼唱着,从我的窗边走过,引来的往往是一些路人的侧目和居民的咒骂。但是,每当我听到这样的歌唱时,我却忍不住微笑着。我想,我原谅他们了。因为,我想起了我的少年时代。

我还想起了我的一个女同学。她是一个看起来很平庸的同学,一直默默无闻,我一直认为她是那种很容易被人遗忘的人。我从来没有听过她歌唱,也从来没有看过她在人群中表现过什么。但是,在一次文艺晚会的时候,她却主动站了出来,她说她要为大家唱一支歌。于是,她唱了一首《好大一棵树》。当“好大一

棵树”从她的口中脱口而出时,引来的是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说实话,她的嗓音确实很糟糕,但她却依然从容不迫地从头唱到了尾,声音嘹亮而自信。很多年了,很多人很多事我都忘了,但不知道为什么,直到如今,我依然记得她的声音,她的歌唱。我想,那一定是我人生中一次深刻的相遇,我相遇的不仅仅是一个人,我相遇的还是一个歌唱的心灵。

再没有这样的歌唱了吗?匆匆的日子里,如今的我,为什么,却常常远离了歌唱?难道,是因为在生活的浊浪里,已经少了一颗歌唱的心?

我深深地怀念过去的时光,怀念那种可以随心所欲的歌唱,怀念那种相遇。



我劳累、疲倦和受尽委屈之后,亮开嗓门大唱几曲,委实是一件爽事。不管是声嘶力竭歇斯底里,还是神情款款自我陶醉,都是安全而又健康的情绪宣泄方式。

让歌唱成为一种自由享受,每个人都拥有这个权利。现在就可以。

(李玉碧)



闲话做人

文/铁凝

从字面上看,“会做人”三个字无褒义也无贬义,生活中它却是人们用多了用惯了用省事儿了的一个对人略带贬义概括。

在我所熟悉的一条著名的峡谷里,很有些吸引游客的景观:有溶洞,有天桥,有惊险的“老虎嘴”,有平坦的“情侣石”,有粉红的海棠花,有螫人的蝎子草,还有伴人照相的狗。

狗们都很英俊,可随游客的愿望而做出一些姿势。狗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亲热和恭顺,久而久之它们的恭顺里就带上了几分因娴熟而生的油滑,它们的亲热里就带上了几分因疲惫而生的木然。当镜头已对准它与它的合作者——游客,而快门即将按动时,就保不准狗会张开狗嘴打一个大而乏的哈欠。有游客怜惜道:

“看把这些狗累的。”便另有游客道：“什么东西跟人在一块呆长了也累。”

如此说，最累的莫过于做人。做人累，这累甚至于牵连了不谙人事的狗。又有人说，做人累就累在多一点会说话的舌头。不能说这话毫无道理，想想我们由小到大，谁不是在听着各式各样的舌头对我们各式各样的说法中一岁岁地长大起来？

少年时你若经常沉默不语，定有人会说这孩子怕是有些呆傻；你若活泼好动，定有人会说这孩子打小就这么疯，长大了还了得么？你若表示礼貌逢人便打招呼，说不定有人说你会来事儿，你若见人躲着走说不定就有人断言你干了什么不光彩的事。

你长大了，长到了自立谋生的年龄，你谋得一份工作一心想努力干下去，你抢着为办公室打开水就可能有人说你是为了提升，你为工作给领导出谋献策，就可能有人说你会摆自己能。遇见两位熟人闹别扭你去劝阻，可能有人说你和稀泥，若你直言哪位同事工作中的差错，还得有人说你冒充明白人。你受了表扬喜形于色便有人说你肤浅，你受了表扬面容平静便有人说你故作深沉。开会时话多了可能是热衷于表现自己，开会时不说话必然是诱敌出动城府太深。适逢激动人心的场面你满含热泪可能是装腔作势，适逢激动人心的场面你没有热泪就肯定是冷酷的心。

你赞美别人是天生爱奉承，你从不赞美别人是目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你笑多了是轻薄，你不笑八成有人就说整天像谁该着你二百吊钱。你尽可能宽容，友善地对待大家，不刻薄也不委琐，不轻浮也不深沉，不瞎施奉承也不目空一切，不表现自己也不城府太深，不和稀泥也不冒充明白人。遇事多替他人着想，有一会儿委屈就自己兜着让时光冲淡委屈带给你的不悦的一瞬，你盼望人与人之间多些理解，健康、文明的气息应该在文明的时代充溢，豁达、明快的心地应该属于每一个崇尚现代文明的人。但你千万不要以为如此旁人便挑不出毛病，便没有舌头给你下定语，这时有舌头会说你“会做人”。

从字面上看，“会做人”三个字无褒义也无贬义，生活中它却是人们用多了用惯了用省事儿了的一个对人略带贬义的概括。甚至于有人特别害怕别人说他会做人，当自己被说成“真不会做人”时倒能生出几分自得。好像会做人不那么体面，不会做人反倒成了响亮堂皇的人生准则。细究起来这种说法至少有它不太科学的一面，若说“会做人”是指圆滑乖巧凡事不得罪人，这未免对“人”的本身存有太大偏见，人在人的眼中就是这样，那么“不会做人”做的又是什么呢？若是以“葡萄是酸的”之心态道一声“咱们可不如人家会做人”，以此来张扬自己的正直，也未免有那么点幼稚的自我欣赏，更何况用“不会做人”来褒扬真正的品德，本身就含有对人大不敬。



刘晓庆曾说：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成名的女人难乎其难。似乎人生下来就是掉进了地狱，万劫不复。做人难否？的确难，可也享受到了非同寻常的种种精彩。

就因为难，我们才有了勇气，才有了智慧，才激励了我们向前拼搏。凡是活得特别滋润的人，都会少些上进心，多些懒惰和愚蠢吧。不管会不会“做人”，做好自己就足够了。

（汪增发）



叛逆少年的成长

文 / 刘 墉

人不是在“爱”当中成熟，而是在“施”当中成熟。

“你知道我高中时为什么那么叛逆吗？”有一天刘轩对我说，“因为我觉得我长大了，不应该什么都听你们的。所以你叫我往左，我就偏往右，我总要有点自己的想法，我总该找到‘自己’在哪里！”

“你找到了吗？”我问他。

“到现在还在找。”然后头一歪，好像很不服气地说：“因为你不让我自己去找！”“你自己要怎么找呢？”

“背个包出去找！去流浪”他大声地说，“你知道吗？我在哈佛有个同学，是英国的贵族，伊顿中学毕业的。在伊顿，平常都要穿燕尾服，功课更重得不得了，算是管得够严了吧！可是他去年暑假，居然一个人跑到澳洲去牧羊。还有那个有千万富豪老爸的罗布，他为了找到他自己，主动去参加急救训练，随身带个呼叫器，一有情况，即使在上课，也立刻冲出去，跟着救护车出去救人。罗布说，有时候为病人做心肺复苏术，病人会呕吐，吐得一身一脸，还得为他做口对口急救。我还有两个同学，今年背着背包，到印度自助旅行。刚才接到他们的电话，说好不容易活着回来了。他们一到印度，就遇上大雨，街上的水淹过膝盖，到处漂着大粪和小动

物的尸体,他们上吐下泻了两个礼拜,居然还跑到一个无人岛上住了几天,过瘾极了!”

“过瘾极了?”我说,“差点送命!”

“当然过瘾,毕竟这是他们自己的旅行,不是跟在父母后面,住大饭店,坐黑礼车,吃大馆子。他们寻找自己的定位,他们找到了!”

我怔了一下,笑笑:“好!今年暑假交给你自己,你自己去找吧!正巧,今年要为台南的德兰启智中心募款,你如果感兴趣,可以自己去参加活动。你不必再跟我一起演讲,完全自己挑大梁!你也不用住在家里,自己去找地方住!”再加强一句:“去不去,也由你自己决定,跟我无关!”

6月20日清晨,刘轩搭了20小时的飞机,到达桃园中正机场。我没去接,他自己坐车到台北,中午又上飞机去高雄,在文藻语专演讲。然后赶到台南,跟主办募款活动的水长流公司开会,并搭最后一班飞机回到台北。

大概前一天太累了,他脸色不太好。我问他一个人出去应付的感想。

他居然又是一副不太服气的脸色说:“奇怪了!大家都叫我刘墉的儿子,为什么我总要活在你的阴影里?我还是没有‘自己’!”

我又是一笑,拍拍他:“记住!你可能一辈子都脱不开别人的阴影,但最重要的是,千万别活在自己的阴影里。”

又隔了两天,他跟我吃中饭。

“你找到自己了吗?”我问他。

“你一天到晚用BB Call叫我,我怎么找自己?”他还是那个表情,“你能不能不要一天到晚打听我到哪里去了?我已经22岁了!”

我想了想,可不是吗?他马上大学毕业,我在他这个年岁,都结婚了。

从那天起,我再也不查他的行踪。

后来知道,他在台湾的一个月,居然大部分时间在台南。除了到学校演讲,还去瑞复益智中心见习,再到德兰启智中心做义工。

当我去德兰时,他已经跟孩子们打成一片。更令我惊讶的是,当我和他应邀在台南市立文化中心举行座谈会时,他居然带着十几位义工,表演了一场舞蹈。他不但从纽约回到台湾,去了南台湾,而且完全融入那个社会,甚至台语都学会了不少。

而最让我高兴的是——他说他已经不再活在我的影子里,他开始找到了自己!我将永难忘记,7月10号那天下午,在文化中心座谈时,他作的结语。

他提到在玉井乡的那段日子,提到那群智障的孩子。

当他讲到离开德兰那一天,看着孩子们的交通车开走,孩子们向他挥手时,

当着场内外四千多观众 ,他居然在台上泣不成声。

而那个跟我总是一毛、两毛 ,斤斤计较零花钱的他 ,竟把在台湾赚到的七万块钱 ,都捐给了台南德兰和高雄的观音线。

回到纽约 ,全家都觉得他一下子成熟了 ,更有礼貌、更会关心家人。

父亲节 ,他不但送我一个颈部的按摩器 ,还送给公公一副听音乐的耳机。而当我们要带他和妹妹去大冒险乐园玩时 ,他宁愿留在家里 ,陪 80 岁的奶奶。

更妙的是 ,他不再跟我“算小钱”。他的心胸变宽了 ,仿佛天地也变宽了。

我突然领悟 ,要一个年轻人寻找自己 ,最好的方法 ,就是让他主动地参与社会、关怀别人、贡献自己。

因为只有成熟的人懂得关怀 ,只有独立的人能够贡献。

人不是在“爱”当中成熟 ,而是在“施”当中成熟。而且给予别人的愈多 ,愈会去关怀。

我们做父母、做师长的 ,常忘记自己的孩子和学生已经长大 ,大到不再需要我们的喝斥与监督。

他们不再喜欢我们带着走 ,而要他们自己走。

他们要寻找自己 !



寻找自己 ,是我们现在最渴望的事。想想那美好的流浪 ,就让人心旷神怡。可梦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 ,在我们决定寻找自己之前 ,首先要有足够的勇气和自信 ,因为那不是游乐场里的游戏 ,而是真实的生活。

既然不想活在大人的影子底下 ,那就要学会自己长大。只有变得成熟、独立 ,你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我们要多关怀他人 ,贡献自己 ,这就是我们最需要寻找的。

如果你现在依然坚持寻找自己 ,那就和我一起上路吧 !

(苏昌怀)



孤独的长跑者

文 /dust

孤独没有底限，同样，写作也永无止境。

在这世上，我不知还有什么比孤独更绝对的事了。

那么久以来，无论在哪儿，在南宁或是北海，在丽江或是念青唐古拉，我的栖息地都不是一张床。那是某一扇窗、某一张桌子、某一把椅子、或是某一滩看不见的水迹。甚至就是这间熟悉的小房子里，我发现自己的睡眠也总是在那些绝不足以承受力重的地方。

而这些地方，就是孤独之地。

身处一个洞穴之中，身处几乎完全的孤独之底，这时，我发觉只有一件事可以拯救我，那就是——写作。

以前，我从不知道我可以写作。我学过医，画过画，然而最终，我选择了写作，或者，写作选择了我。在生活中，谁也无法避免有时会出现非常糟糕的时刻，你会对许多事情产生疑惑：爱情、婚姻、朋友，乃至生命本身。这些疑惑在某些时刻会扩得很大。而这，就是孤独的产物。

孤独无所不在。从微生物到大象，从南方到北方，从黄皮肤到白皮肤到黑皮肤，无论什么物种，都无可逃离孤独。当然，许多人都无法忍受我所说的这种情况，他们会尽一切力量逃离，也许也正因为此，注定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作家。

疑惑就是写作，孤独就是写作。离开写作时的那种孤独，作品就不会诞生。我认为，作家和他周围的一些人始终都要有所分离，无论身边是谁。这种孤独，是作者的，同时也是作品的。一部作品在未完成之前，孤独最为完整，因为它的分享者只有作者一人，旁人无法拿走。

我从没想过要逃离这份孤独。因为我已完全明白，这是种来自生命本身无关风月的孤独，是一种没有痛苦的痛苦状态。作家在进入这种状态时，根本无从辨认作品里的东西哪些属于绝望又哪些属于幸福。虽然书桌、墨水和白纸还是一样，然而，随着灵魂的行进，突然间，一切都不同了。

对我来说,写作就好像某种条件反射,仿佛我要找的是自己的另一具身体。尽管我从未见过这具身体。可我知道它一直就在周围,知道它跟我一样拥有自己的思维、愤怒、悲伤和快乐。

与其说写作是我的生活方式,不如说我是在孤独中求生。对我而言,这种状态就是一个避难所,在这里,我不知要怎样写又要怎样才能不写。对于写作,我几乎从没有过周详的计划,因为在这避难所里,没有上帝,没有祈祷,甚至没有任何理性。有的,只是那种要将最后一份孤独释放到底的欲望。对作家来说,释放多半源于内界,而身外,很难找到什么对等的东西。

释放内界通常会导致许多事物在性质价值上发生某种颠倒。

这有时很危险。任何写作都是一种危险。但并不带有悲剧性。

写作一度令我绝望,然而,当我进入时,绝望就成了重生。

在这里,我所能谈的只有正在进行的作品。当一部作品完成并交出去之后,它就不再属于作者一人了。它会走向自己的命运,会朝人们自以为勘探过的方向前进。而作家,则再进入一份新的孤独。

孤独没有底限,同样,写作也永无止境。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曾说过:“没有一本书能孤立存在,它只是一场与它们的前辈们连续不断的对话的一部分。”写作是作家渴望与读者进行心灵交流,并希望与读者产生共鸣的表达方式,其实也是一种宣泄作家内心孤独的方式。

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一段感人至深的情节,一篇内心写照的作者独白,都会让读者与作家超越时空的界限,超越时代,超越语言,超越国家的鸿沟产生共同的心灵碰撞。也许你并不文采飞扬,才华横溢,只要你有一颗真诚的心,一样可以写出属于你的心灵世界,无止境地延伸你的思想空间。

(刘 罡)



透明思考

文 / 星夜无音

生命是一种缘,在与命运的抗争中获得是一种宿命的结局,让自己的心敞开一点,是一种空明的人生境界。

无法遏止地喜欢一些精致的东西,不可逃避地沉醉在许多细节中,琉璃工房是在许多细节上建立起来的一个精致概念。高大厚重的金色木门上镶嵌的五彩琉璃方砖,让艺廊在阳光下闪耀出奇幻的色彩,于周围的红尘喧嚣中游离出一片静穆华美的空间。

终于明白让黑色弥漫在每一寸角落的原因,唯有在纯黑的空间,每一件琉璃作品才会完全地释放出最完整的独特的艺术个性。我把呼吸放轻,唯恐惊动那些隐藏在透明中的精灵,静静徘徊于琉璃世界,倾听由颜色、光线讲述的故事,感动的,却是琉璃以外的一些隐藏在心中的领悟。

那一丝丝喜欢在心底滋生,蔓延,生长,牵扯住脚步,流连不去。

我知道的是我眼前的这些精美是一个女人在失败得毫无希望的废墟上创造出来的,那是我从来没有到达过的境遇,我不知道当繁华落尽,一无所有时仍可以使人支撑下去的是什么。

每当留连在这样宁静空间的时候,那样的疑惑便会缠绕着我。

“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澈,净无瑕秽。”当琉璃在烈火中烧冶的同时,那一些粗糙、混杂、黯淡、晦涩便都在烧冶中获得提炼,当过往被燃烧成琉璃时,生命也变成了琉璃。

琉璃,果然是一种人生,一种精神,一种境界。

喜欢琉璃工房的作品,或许还源于杨惠珊和张毅之间那份契合和亲密,一些透明的、纯净的艺术联系着他们,让他们成为比翼相拥的天使。喜欢极了那个传说,每个天使都只有一个翅膀,必须互相拥抱才能飞翔。并非每个人都会如此幸运,找到另一个翅膀,并在烈火的烧冶中燃烧出真情。

喜欢,来自一些最直接的感受。无论从琉璃工房的产品陈列艺廊还是透明思

考的酒吧,被包围的是一种安谧、静默的氛围。在黑色的世界里,唯有琉璃是吸引视线的无尽精彩。小到一枚案头挡风的纸镇,一个垂挂胸前的挂件,大到震撼人心的巨型脱蜡作品,相携的是那句句空灵的话语,赋予那琉璃作品以真实的哲学生命。

用决心、用光表现,
然后每天面对,每天鼓励自己,

人生,永远顶尖。

——龙凤顶尖

宇宙自运行、自调节,

正如孤月自圆缺。

生命自运行,自调节,

正如孤灯自明灭。

必有宇宙和生命合奏,

激发无限的蓬勃契机。

创造情趣嫣然的生命意义,

如此循环不已,超越不断,

是谓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

在这空寂的空间,流动的是透明的思考,那一些感悟,只在目光的对视中闪现。生命是一种缘,在与命运的抗争中获得是一种宿命的结局,让自己的心敞开一点,是一种空明的人生境界。

眼下不看绿豆芝麻琐碎,

心下不放幽怨贪婪杂念,

大嘴一张,

进去,万水千山,

出去,古往今来。

——大开



烧冶琉璃的过程就是一种境界,一种精神释放的过程。

当那些粗糙、混杂、黯淡、晦涩在烧冶中获得提炼时,这些看似被人瞧不起的东西正在延续着自己的精神和生命。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后,生命也变成了琉

璃。琉璃就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产生了。

大大小小的琉璃工艺品赋予了它真实的哲学生命。这种生命是在抗争中获得了重生,生命本没有永远的静止,让生命有意义地继续,有意义地转变,有意义地终止,都将会是生命的延续。

(李玉兰)



一拍即合

文 / 刘刚 子沫

人活着,舒心是最重要的,我的生活选择就是任何事都需要一拍即合,找到最佳状态,如果不是这样,没有必要过多强求。

很多认识我的人都认为我是个不会讨巧的人,总说我会吃很多的亏,但我却笑着摇头,人活着舒心是最重要的,我的生活选择就是任何事都需要一拍即合,找到最佳状态,如果不是这样,没有必要过多强求。

曾经也有过强求,总以为很多事只要想去改变就可以改变。后来,我发现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人跟人差别太大了,跟一些人在一起你会很放松很舒服,而跟另外的人在一起你会别扭、会委屈、会自卑。我曾为别人对我的误解痛苦,我试图去解释,缓和跟他们的关系,后来我发现暂时缓和了,又会出现新的问题,他们跟我并不是一类的人,所以根本就是无法沟通。有一些做法在你看来是那么的想不通,而在他们却习以为常。后来,我明白了,这叫不合拍,对于不合拍的人,我与其浪费时间和精力,不如选择远远躲开,这样可以让我心灵平静,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而跟合拍的人说起什么时,大家会有同感,你还没说出来的话就会从别人口中说出来,这是一件多么愉悦的事情。有时候一个眼神你就会明白对方在想什么,不用去猜他是不是又多心了,是不是又误会了,你会很放松。因为彼此是一类人,会有安全感。一拍即合代表的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智慧。的确可以节省精神能源,让自己心灵芬芳。

我在英国留学了一段时间,学的是欧美文学,回国后被朋友邀请加盟了一